

艺文志



品鉴磁州窑

撩开这一层神秘帷幕，磁州窑出现了。

过去，我常常以为磁州窑离我们很远，其实磁州窑就在邯郸峰峰。艺术不在别处，就深藏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可是当我没走进峰峰，心里总是峰峰矿区的影子，似乎看到了永远的距离，那么远，那么虚缈。2018年秋天，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与我们河北作协共同在这片神奇土地上举办了全国报告文学峰会。

磁州窑就在峰峰，举世皆知。会议的成功以及峰峰矿区的巨变让我兴奋，让我惊讶。这些内容只能另文表达。我还是想集中笔墨说说磁州窑。为什么一棵树比一丛树更接近艺术？为什么一只磁州窑烧制的瓷瓶比一座磁石山更接近艺术？走进古老的磁州窑，终于见证了什么叫不老的神话。走进展厅，映入眼帘的是一件件精美的磁州窑精品。这些展品每时每刻都是如此美丽优雅。一切都是那般珍贵，岁月却让我们匆匆错过。

这是何等遗憾？有一个特殊的缘分，经朋友介绍，我的一幅书法“真水无香”和一幅画作“绽放的石榴”，被磁州窑烧制在两个精美的瓷瓶上。我的作品用照片发给厂家，窑厂工匠又描摹在瓶上，打磨、淘洗、烧制，据说烧制过程十分复杂，几次失败，最后烧成两件艺术品，这又是何等幸运？

瓶子摆在我工作室最显眼的地方。人生不可能永远快乐，有时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不想说话时，我就静静地欣赏两个磁州窑烧制成的瓶子发呆，慢慢地，心情也随之变好了。说不清楚，人生什么是幸福？有人说幸福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远常

青，此刻我却想说，幸福是一对会与我说话的瓷瓶。磁州窑，源于瓷土，融于水火，塑于人工，成于天意。

追寻磁州窑就必然去磁州窑。走进磁州窑的历史街区，我与著名作家李春雷、冯秋子击掌庆贺，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同行作家们有些疑惑。其实我们三人在两年前就有个约定，一起去磁州窑。冯秋子是著名作家，也是优秀画家。她看到我那工作室的瓶子异常欣喜，催促我尽快与春雷联系去磁州窑。这一天终于到来能不兴奋吗？走进磁州窑老街，扑面而来一股气息。路两侧建成了复古建筑，招牌和幌子随风飘荡。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明末清初时期的旧窑炉遗址，窑炉的炉身结构造型呈弧形，堪称一奇。这窑炉遮掩下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呢？那是曾经怎样的生命追问？

我想，每一个被怀念的生命，都从未离开过。世界在变，古老的磁州也要创新变化。不变的是初心，不变的是高山流水，不变的是人情冷暖，就像这瞬间的窑变，已经让我们淡定下来，随遇而安。我有时想，人老了，不再四处奔波了，慢生活里有磁州窑的工艺品相伴，也是一种满足感。一叶知秋，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看一座旧窑遗址，就明白了千年窑火是怎样燃烧过来的。磁州窑从宋代大规模制造，大多是民间匠人烧制，是提供给民间百姓使用的土窑，它从出身品位与官窑几大窑系无法相提并论，没有被上流社会所宠爱。但是，这是艺术家们喜爱它的地方，艺术诞生在民间。磁州窑并不任性。我们常识性说法，任性容易彰显个性，但个性

关仁山/文

并不意味着必然拥有优良的品质。有人称磁州窑为穿越千年的黑白神话。磁州窑是有历史的，更是有魅力的。白釉黑绘瓷，最早的釉上彩图和兼书法绘画装饰是其最大特色。我自己的书画画作烧制上去时，更加感到这种民间瓷艺的魅力。

这次走进峰峰，走进磁州窑，有一个新的发现。磁州窑对国外陶瓷的影响。我们得到一本书，在第二届中国磁州窑文化节印制的《磁州窑海外古瓷器图录集萃》。磁州窑从朦胧走向清晰，从坊间走向世界。1981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举办了“第一届中国磁州窑讨论会”，展出了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收藏的磁州窑精品瓷器，引起轰动。

那不是归人，是匆匆过客。瓷器也是一样，不管这些精品是怎么流向国外的，单说磁州窑艺术品本身，精美无比，意象通明。轻轻翻开这一页，宋白地黑刻划缠枝牡丹纹香炉，是美国印第安纳州博物馆收藏的。我被这作品震撼了，这里有燕赵文化精神的镜像。磁州窑在太行山，瓷器的图案与工艺有太行山的雄伟，吸纳了太行精魂，文气、豪气与精气俱存，达到悠远的艺术境界。瓷即人，人也是瓷。通过瓷艺，对人的精神进行深入勘探。瓷器所显示的图案，对自然之美展示，对生命的热爱，展示出人的理想、坚实、纯粹、超拔、博大。那里藏着生命的印痕，完成了古代工匠对自然与生命的追问与阐释。

这世界还有多少东西让我们感动？这世界有多少人被一件瓷器感动？我想磁州窑有这样的魅力。（关仁山，作家，现居石家庄）

浮世绘

儿时的九大碗

罗大佳/文

“九大碗”就是乡村的坝坝宴，现在被称为宴席。

农村人办九大碗，一般是指给儿女操办结婚喜事。之所以被称为“九大碗”，是因为每桌宴席必须摆上九个菜肴，家庭条件好点的，会增加到十多个菜。这些菜肴中，主菜是圆子、酥肉、氽子肉、凉拌肉、肘子、渣粉子，配菜有竹笋、海带、粉条、豆腐、红萝卜、白萝卜、芹菜、蔬菜汤等。另外一个碗里，装着糖果和糕点。

那时候农村穷，一个月难得打一回牙祭，遇到生产队有人办“九大碗”，总是欢天喜地，认为可以饱餐一顿肉食了。但乡里乡亲之间，也有不成文的规矩，办“九大碗”每家除了请来帮忙的人外，正宴那顿去“赶人情”的人外，顶多带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就行了。家里姊妹多，出于对被父母带去吃九大碗的姊妹的嫉妒，戏称他为“赶路狗”。“赶人情”就是“送礼”，那时候的礼，也就是五斤大米，关系好的，送七斤。至于是否送钱，除了亲情的远近外，还得看家庭条件的好坏，如果要送，两三元钱也就行了，如果送上五元或十元，简直是送了一笔巨款，非常了不得。

“九大碗”一般办三天。第一天，花宴；第二天，正宴；第三天，回门。花宴那天早饭后，乡里乡亲扛饭桌的扛饭桌，背砂罐的背砂罐，拿盆子的拿盆子，搬凳子的搬凳子，从四面八方来到主人家里帮忙。主人家委托一位支客师，负责给众人安排活计。于是洗菜的，剥蒜的，煮饭的，主厨的，忙得不亦乐乎。

冬腊月办九大碗，主人家一般会杀一头猪。花宴中午和晚上那顿饭，就会摆一盘猪肝炒菜、猪肉炒菜和旺儿汤，其余是蔬菜，也不管是几个碗，能吃饱饭就行了。如果不是腊月，主人家就从农贸市场买肉回来，花宴那天桌上也就只有一个荤菜了。

正宴那天是很热闹的，中午是九大碗的重头戏。新娘娶进门，鞭炮“啪啪”响，堂屋里，家签前，一对新人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后，七大姑八大姨前来“受礼”（接受一对新人鞠躬致礼，不过受礼后得摸出两三角人民币放到新人面前的喜盆里）。仪式完毕，支客师宣布开席。这时一些老人和小孩已经坐到了饭桌上。支客师就扯开嗓子向大家喊道，“乡里乡亲打个让手，新娘家里的客人远道而来，让他们先吃！”那些坐上桌子的老人就会自觉让出座位，附带也把自家的小孩牵下桌来。又是一挂鞭炮响后，端盘的小伙子腰上系着一条红布，双手端着放上菜肴的木制条盘，嘴里喊着“拐子，拐子”，穿梭于人群和饭桌之间，将菜肴一个碗一个碗地放到每一张饭桌上，放完又回厨房端第二道菜，直到将菜肴全部端上饭桌。第一道菜是糖果糕点，第二道菜是凉拌肉，第三道是“香碗”，也就是圆子，现在人们叫它“蛋鼓元”，第四道菜是酥肉，第五道菜是蹬蹬肉，第六道菜就是芹菜炒肉丝，第七道菜是渣粉子（用红苕和糯米一起蒸的米饭），接下来就是竹笋、海带、粉条、芸豆、莲花白、红萝卜、白萝卜等。当然，青菜是绝对不能摆上宴席的，否则，就会出洋相、闹笑话，也是对客人的极不尊重。

晚上不像中午那样人山人海热闹了，大部分亲戚以及新娘家里来的客人饭后都回家了。晚饭时随便上几个荤菜就可，也不必讲究摆几个碗。对小孩子来说，晚上还有一个精彩的节目，那就是“闹洞房”（向新郎新娘要喜糖）。喜糖放在新娘娘家送来的嫁妆里，那些柜柜箱箱一般都上了锁，于是大家就向新郎新娘要钥匙，不给钥匙，大家就把新郎新娘按在床上揉搓，轻轻拍打，要他们交出钥匙。新郎新娘装着要交钥匙的样子趁人不备撒腿就跑，大伙儿立即追出去把他们抓回来，直到拿出钥匙，打开完所有的抽屉，吃了放在里面的糖果糕点，大家才结束闹洞房的游戏，让新郎新娘上床休息。也不是所有嫁妆的抽屉里都有糖果糕点，那时候穷不说，购买糖果糕点还需要商业供应票，不是随便就能够买到的。但大伙儿图的，就是一个喜庆热闹的氛围。闹洞房要喜糖也有讲究，长辈不能向晚辈要，兄长不能向弟媳要，洞房闹得再过分，新郎新娘也不能发火，因为这是风俗，据说闹得愈热闹，婚后家庭就愈和睦。也有不需要闹洞房就给了喜糖的，一位在乡政府工作的表哥结婚，不到10岁的我和父亲一起去参加婚礼，瞅准机会，我悄悄对新娘子说，“表嫂，晚上给我吃点喜糖好不好？”年轻漂亮，也在乡政府工作的表嫂看我一眼，说，“不用晚上，现在就给你。”接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糖来塞给了我，把我乐得像只快活的小鸟。

第三天回门。娘家的兄弟带领一帮亲戚放着鞭炮前来迎接新娘新郎回娘家看望父母，早饭依然要摆“九大碗”。娘家兄弟和来的亲戚还要被请到堂屋大桌上，娘家兄弟要坐“上八位”。吃完早饭，新娘新郎和娘家兄弟一行人走后，乡里乡亲开始归还桌椅板凳，热热闹闹的“九大碗”宣告结束。

为什么端盘的小伙子要喊“拐子”而不喊“让开”呢？父亲说，“拐子”就是要撞到你了，请你让一下的意思，“让开”就是请你走开的意思。主人家办九大碗，来者都是客，如果直间喊让开，怕人家多心，认为说他是多余的，生气走了。我知道父亲早年曾拜师学艺，行走江湖，见多识广，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父亲和母亲每次去吃九大碗，都要“包肉”，也就是把宴席该他吃的那一片肉拈来搁在一片青菜叶或芭叶上，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那时候村里人都有这个习惯。每一次我心里都涌起小小的期盼。如果遇到我去吃九大碗，我也把肉包回家，和父母姊妹一起分享。

“九大碗”桌上吃剩的菜混装在一起叫“传菜”，其实也就是大杂烩罢了。一九七七年腊月，大哥结婚，三天下来，传菜不少，母亲送了一些给乡里乡亲后，用一个很大的陶瓷缸把传菜装起，装了满满一缸。每顿在锅里热一下给我们吃。刚开始我很失望，因为里面也就是一些海带、萝卜、白菜之类的了，连肉渣和骨头都很少。但一个星期后，缸里的菜开始变得有点酸酸的，酸过之后味道可口，连白萝卜、红萝卜都很化渣香干，每顿饭我们连锅里的汤都吃得干干净净。

直到现在，我再也没吃过那种味道香美的菜肴了。（罗大佳，作家，现居雅安）

山人读诗

P. 鲍罗杜林的一首诗

刘向东/文

刽子手……
充满了绝望神情的眼睛。
孩子在坑里恳求怜悯：
“叔叔啊，
别埋得太深，
要不妈妈会找不到我们。”
（王守仁译）
“这就叫诗？”
“和拉家常话似的……”
“说得你真掉泪！”
我忘了多少次面对类似上述这样的问题。是的，这就是诗，是苏联诗人P. 鲍罗杜林的《刽子手……》。

这首诗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历史片段，短小精练，朴实无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但几乎不同层次的人都能读懂，其

差别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头一句，“刽子手”加上一个省略号，写出了德国法西斯多少罪恶啊！而第二句则写出了德国法西斯在战争中注定失败的命运，同时也写出了苏联红军和世界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从第三句，我们不难感受到孩子的家园和校园已被战火摧毁。

让人振聋发聩的是后三句：“叔叔啊 / 别埋得太深 / 要不妈妈会找不到我们。”“刽子手”一词，是成人对法西斯的称呼，而在孩子的眼睛里，他们是“叔叔”，与其他熟悉或陌生的青年男子有什么不同吗？“别埋得太深”，面对连孩子也不放过的“活埋”，在孩子眼里竟然如同游戏，几乎没有丝

毫的恐惧。“不然妈妈会找不到我们”，作为读者，我们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孩子的妈妈哪儿去了？是不是已经被杀害了？也不见孩子的爸爸，那爸爸呢？或许早已牺牲，或许正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浴血奋战，或许多年没有回家，孩子已经没有“爸爸”这个概念了……诗的最后一个是“我们”，显而易见，被推进土坑里的孩子不是一个，这就给了读者一个清晰的镜头：一群全副武装的德国鬼子，手里有刀枪和铁锹，正在把一群幼小的生命推进刚刚挖好的土坑里，而这个镜头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连天、横尸遍野、一片废墟……（刘向东，诗人、作家，现居石家庄）